

Philippe Forest

永恒的孩子

L'enfant éternel

〔法〕菲利普·福雷斯特 著 唐珍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永恒的孩子 L'enfant éternel

Philippe Forest [法]菲利普·福雷斯特 著 唐 珍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-2015-706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永恒的孩子/(法)福雷斯特著;唐珍译.
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
ISBN 978-7-02-011231-9

I. ①永… II. ①福…②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71329 号

L'enfant éternel

Philippe Forest

© Editions Gallimard, Paris, 1997

责任编辑:朱卫净

特约策划:何家炜

装帧设计:高静芳

永恒的孩子

[法] 菲利普·福雷斯特 著

唐珍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www.rw-cn.com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 印张 11.5

201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11231-9

定价:39.00 元

关于他，故事多着呢，比如说，
孩子们死了，在黄泉路上，他陪着
他们走一段，免得他们害怕。

序

——为《永恒的孩子》中译本而作

五年过去了，然而
一切都印在我的记忆中：
葬礼时的巨大悲痛；
精疲力竭直至全面崩溃；
突然触及世界末日的感觉。

于是，我把自己抛进了撰写《永恒的孩子》那短短四周
的每时每刻。

也许我不该承认这样的事实：
一切都已经永远消失，
一切都已经随风飘逝，
哪怕是一种轻率而又前所未闻的原则
也被丢进了虚无。

这个传说属于大家，
因为它讲述了进入恐怖之夜后那个迷人的世界。
在那里，所有的孩子都活着；
在那里，所有的仙女和魔鬼都耐心等待着孩子们的
到来。

呵，让传说走遍天涯走遍海角吧！

我难以想象当这部小说飞向世界的另一端时，^①
将意味着什么？

谁会相信在虚幻境中的某个地方，
有一个快乐岛，
有一个长不大的孩子。

我从未真正自视为作家，
我不读自己的书，然而，
既然《永恒的孩子》已经问世，
就应该独自承担起它在世上的责任。
或许，它会引起赞誉和批评，奉承和保留，热情和仇恨。
然而，
这一切对我来说，全都无所谓。
这本书犹如一个动作，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，
从中获取永生的愿望只是徒劳。

《永恒的孩子》讲述了我们的女儿波丽娜的生与死，
书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，
绝无半点虚构。
这是一部小说，然而
是一部真实的小说。

① 指这部书稿将在中国出版。——译者注（若无特别说明，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。）

像所有其他的文学一样，法国文学具有毁灭性的传统：
某些创作是为了让死者太平，让活人安宁。

我一心想在我的小说中放进大量的悲伤、愚蠢和情感，
竭尽全力引入我印象中的，甚至是活生生的一台柔弱而热切
的小机器生产出来的全部。

应该承认：它是从我们的生命中诞生出来的。

《永恒的孩子》是一部小说，

一部真真实实的小说。

因此它也是一个传奇。

在那个如此漫长而又异常短暂的生病期间，

我在最理想的孤独中创作出一个动作，

如果说这是一个举手礼，

犹如孩子高高抬起的小手留下的印记，

我的回忆，

不为任何人，不为任何物。

是谁在一瞬间厚重而无记忆的期限里

记载了那个温柔、天真的缺憾，令人怜爱无比。

五年过去了，

漫长而又短暂，

我依旧不明白这部处女作价值何在意义何在？！

菲利普·福雷斯特

目录

序

- 第一章 第一场雪 / 1
- 第二章 黑夜里的故事 / 41
- 第三章 在时间的丛林里 / 103
- 第四章 花园 / 129
- 第五章 雷奥波蒂娜和阿纳托尔 / 161
- 第六章 日本动画片 / 203
- 第七章 亡灵欠下的情 / 249
- 第八章 温迪 / 283
- 第九章 雪中漫步 / 337
- 译后记 / 357

第一章

第一场雪

两岁，是个结束，也是个起点。^①

① 每一章的篇头小语引自英国著名作家詹姆斯·巴里的小说《彼得·潘》。本书引用的译文是杨静远和顾耕的译本（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），文字略有改动。

1

我不知道。换句话说，我已经记不得了。我的生命在遗忘中流逝，而随之发生的事情，我却看不见。我生活在一些固执、荒诞、华丽而傲慢的字词中间，但是我所记得的是：我一无所知。

我现在就处于这一时刻。每天晚上，我习惯性地把那本红书摊放在办公用的木桌上。我合计着时日：我添添加加，涂涂改改，边作笔记边阅读。

“除了一个小孩之外，其余的孩子都长大了。”詹姆斯·巴里写道。彼得·潘历险记就这么开始了。我读着读着立刻想象出伦敦某些豪华住宅区，由于完美而不真实的宽大住宅，被细心呵护而闪闪发亮的草坪。两岁的温迪奔跑着，扑向母亲的怀抱，献上一朵刚刚采摘的鲜花。其他时刻还应该继续现在的场景，然而此后年复一年，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。温迪只有两岁，却已经懂得时间是伴随着“滴滴答答”的钟声逝去的。“两岁的孩子都能明白这一点：‘两’是终极的开端。”

让我再次告诉你我们开始故事时的词汇。

故事提到巨人和仙女，海盗和印度人，野兔和小精灵，大灰狼和小女孩。真正温馨的生活属于食人恶魔而不是孩子们。它误导小拇指走进森林深处，它搅乱了森林中小拇指用

小石子铺设好的回家的路，真实的生命吞食了汉赛尔，吞食了格莱特，或者把它们永远锁进了地狱的茅屋。它把兰蓬斯遗忘在城堡的尖顶里。生活既是清晰残酷的仙境，又是充满怪石的画片点缀的传奇。它是充满华丽夸张辞藻的神话。连环画周围的空白部分与我们共同感到放心的文字毫无关系，而那里却隐藏着正在计算时日的妖魔和准备毒药的巫婆。我们的故事似乎是一个充满恐怖和温馨的童话，它倒叙并从结尾开始：他们婚后生活幸福，生了一个孩子……一切才刚刚开始，请听我说，因为有一天……

2

那是去年冬天的某一天。我还记得：我们并不知道。也许这样更好些。也许我们一无所知更为有价值。当时我们丝毫没有觉察到“不幸”已经降临了。“无知”保护了我们，使我们免受痛苦。全凭无知我们每个人度过了日日夜夜。有知可能会夺走这份礼物。总而言之，这是最后一个冬天，它在光天化日之下吞噬了以往的一切。

一年就要结束了。我们三个当中的每一个人都钻进了日常纷乱的烦心事中。常见的心烦意乱包裹着我们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我们和以往一样，总是三个人在一起。

波丽娜刚刚度过她三周岁的生日。还有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，她已经把放到圣诞树下的东西打点完毕：我们要读的书，旱冰鞋，洋娃娃。早晨，我们早早备好行装，走上爬山的路。我们要去树丛环抱的山谷小屋度假。我们渴望经过冬日阳光下的小憩后，重新获得生机。

我们期待着大雪，因为伦敦和巴黎只是偶尔有纷纷飘落的雪花，波丽娜还不知道雪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对屋顶和人行道上的灰色，早已腻透了，盼望着能三人一起面对白雪眩晕着，在雪松和座座山峰打开的流光溢彩中滑过。每天早晨，我们都在打听气象。每天早晨，我们都要改变路线，换一个

顶峰去攀登。然而这个冬季却十分温暖，令人扫兴。刚刚有一点下雪的好兆头，我们就希望到隔壁的滑雪站去。然而天空晴空万里、阳光普照。我们只好在住房周围玩耍，把荒芜萧条的大花园、泥泞的草坪、僵硬的花坛丢在一边。到远处去我们只能疲于步行。右边那条路从锯木厂和牧场中间穿过。我们从来不走左边那条经过村头最后几个农家的路。只要走对门的那条小径我们就可以立刻穿过树丛，然后不受任何阻挡，登上山峰。从山上回来后，我们找了一辆木推车，让小家伙坐在车凳上，推着小车飞奔，包着铁皮的大车轮在碎石路上“咯吱咯吱”地欢叫着。

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找雪。一想到对女儿的许诺，我们便如坐针毡，成天都在盘算怎样才能看到雪景。我们在异常温暖的十二月乘上汽车，我们以为只要登上高山，迟早会看到皑皑白雪。阿莉丝把地图铺在膝头查找路线，但是我对周围的环境十分熟悉，便随心所欲地驾驶着车子，顺着蜿蜒崎岖的沥青路爬上山坡，波丽娜被紧紧地束在童椅上，十分专注。我只能从后视镜里观察她的样子。我们不下十次地停在一个个外观一致却根本不熟悉的村子前面。我还记得沿途经过的那些教堂的木结构顶端如翻转的木船，倾斜着；还有难以言表的死人墓穴和长满青苔的石砌水槽。汽车从一个山口爬上另一个山口。终于在傍晚时分到达了最高点。围绕着山尖划出了一条线，线外面就有积雪，我们就从那里过来的。道路愈来愈宽，行车几十米以后，路程更加艰难。车轮开始打滑。我们原来以为不会这么快就遇到雪，所以忽略了给车

轮固定防滑链，于是发动机“隆隆”地愈叫愈响，汽车却停留在山坡上，再也无法启动。

在我后面，波丽娜什么话都没说。但是今天我都记得，很久以后，她经常回忆这一时刻，好像那是她没有发挥任何重要性的一刻，只能为这个简单而意外的奇遇，感到有趣和不安。

好不容易在冰冻的路边找了个地方把汽车停好，与积满白雪的沟壑保持相当的距离。我们从后备厢拿出滑雪穿的软皮靴。往后退时，有一条顺势上坡的路，路上没有任何人走过的痕迹。我们踏着厚厚的保持完好的积雪前进，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音。粉末状的积雪掩埋到我们的脚踝。掉落的小树枝在我们的脚下“啪啪”作响，晶莹的冰花悬挂在荆棘和树枝上，随着我们的行进步伐，纷纷抖落下来，算得上是一场小小的破坏吧。没走几步，波丽娜累了。我把她扛在肩头，一路哼着儿歌。我们在树林中散步、嬉戏，因为这里没有狼。既然没有狼，它就不会跑出来吃我们。太阳分外明亮，映照出我们长长的身影，小路向原封未动的积雪的后山延伸下去……在几块宽大的平滑的石头上，我们擦去一层薄薄白雪，雪片飞扬而起，三个人一起坐下来。然后，在走上返回的路以前，我们在阳光下闭上眼睛。

3

此后，我们顺着时间的坡道奔跑下山，进入了充满折叠而无边的峡谷，晚上才反向走出蜿蜒崎岖的小路。汽车像金属弹子一般，在沥青路的沟沟壑壑中滑行。天已经暗下来，一想到期待中必经的村庄和笔直的车路，路似乎变得熟悉起来，以至于提前想到了期待中连绵的弯道和直路。惨淡的黄昏缩短了路程的距离，视线愈来愈模糊。一到村庄，天就完全黑了，夜幕淹没了一团团黑色的景物，在天空深蓝色的背景里，只有山脊和山顶被衬托出来。

我们的家在黑暗中只是一个孤零零的黑影。它的墙壁很厚，窗户狭窄，由于处在乡村边缘的一个交叉路口中心，根本没有人路过。屋子周围有几条路延伸出去，路的尽头是用碎石和沥青铺成的，因此整个形成一个模糊的星形。这种环境更突出了这座木石结构房屋的孤单。由于脱离其他的住宅群，它也不可能位于转弯的通道上。四面墙壁从地窖到顶楼围成了一个空阔而布满灰尘的处所，百叶窗经常开着。这座屋子在一年内仅有几个星期有人住。虽然经常在装修，但是仍然改变不了荒凉僻静的面貌。以前曾祖父住在这里，感觉他们现在还在。内墙和屋顶交相呼应，都装上了油光锃亮的护板。这座山间小屋犹如一只大船，而每个房间都像是豪华但并不舒适的船舱。

晚上是用来读书和做游戏的。我们缩进那张后来留给父母的老朽床铺，躲在一床年代久远的鸭绒被里取暖，头顶上方是一个巨大的黑色十字架和干枯的圣枝，还有几张保存完好的照片。屋子里保留了许多孩子们玩过的玩具，其花样之繁多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屋里的那些圣诞节玩具和生日礼物——这都是兄弟姊妹和姑表亲们留下来的。那些东西一旦失去了新颖的魅力，就全部像废旧破烂一样，被堆放在那里。一天，我们在顶楼里翻箱倒柜，到壁橱里搜寻杂物，把积满灰尘的纸板箱翻得底朝天，撬开了那些被人遗忘的柳条箱的钥匙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在这残缺不全、令人难以置信的童年遗留下来的杂物中漫步。爸爸头靠枕头，膝盖上摊放着几张纸，硬说自己是在写作，其实他在做梦。妈妈和女儿则做她们最喜欢的游戏：躺在被单里，滚成一团。

“我们玩捉迷藏好吗？”波丽娜在开始学说话时就常提出这个要求。好吧，玩捉迷藏吧。我们把带着童年新鲜感的床单披在身上，任凭自己被包裹在想象丰富而欢乐无比的氛围之中。我们在游戏中假装不留痕迹地自然消失。我们用手背抹去现存的世界，让它再也不复存在。我们三个待在白布帐篷里，没有任何东西能触及我们，与我们发生联系。我伸长耳朵，偷听母女两个的秘密约定。她们悄悄商议，订立同盟。她们嬉笑着，叫爸爸钻进白布帐篷，和她们一起蹲在临时搭建在树林里的这个轻薄的帐篷里面。这个程序必不可少：爸爸必须假装耳聋，让母女两个求他，然后爸爸抗议母女俩打扰了他，这么晚了还打扰他，最后他大声喊叫着钻进床单，母女俩心情激动地期待